

# 論音乐的革命化 民族化 群众化

第二集

音 乐 出 版 社

# 論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第二集

音乐出版社編輯部編

音 乐 出 版 社

北 京

DA150/35

論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第二集〕

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和平门外西琉璃厂17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6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

850×1168毫米 32开 8 $\frac{1}{2}$ 印张 172千文字

196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8026·2217

印数: 0,001-7,185册 定价: 1.00元

# 目 次

光明日报关于創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	
新音乐新舞蹈的編者按語	1
音乐革命化問題杂談	李凌 5
如何正确理解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安 波等 13
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音乐工作迫切的时代任务	馬 可 46
从音乐群众化与群众結合談起	赵 潤 58
职工群众喜欢什么作品?	許兆煥 64
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是相矛盾的么?	任 加 68
应当从实际出发	
—与赵潤同志商榷	晓 帆 74
关于“老虎”的借喻及其它	安 波 79
学习传统 突破传统	文 达 84
民族音乐的社会主义改造	楊蔭潤 88
音乐也要中国气派中国作风	王受仁 94
也談音乐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周鶴南 100
不能因噎废食	赵尹鳴 104
关键在于深入生活	逝 川 108
学习西洋要以我为主	栗 栗 111
质疑与求教	廖輔叔 116
究竟什么是值得我們担心的問題?	汪鍊和 120
如何更好地反对洋八股和洋教条	王 玲 126
群众歌咏运动是群众音乐文化的革命运动	夏 白 131

我对作曲教学中若干問題的看法	刘 庄	143
坚持新歌剧革命化的道路	牧 虹	150
歌剧音乐創作如何民族化?	庄 映	159
新歌剧問題浅談	李 刚	167
欧洲唱法的民族化問題	舒 模	175
談談民族乐队“现代化”	李煥之	187
民族乐队音乐发展的几个問題	彭修文	190
让交响乐民族化群众化起来	楊 樂	196
广东音乐創作杂感	黃錦培	201
走什么样的道路	刘惠础 陈志成	204
“广东音乐”是不是輕音乐?	易劍泉	208
局限可破, 传统可創	李 凌	211
赶不上时代的关键何在?	张 咏	219
对传统不能評价过高	梁 丁	222
走革命路 唱革命歌	郭 頤	226
坚定不移地走革命化、民族化的道路	李淑君	232
做革命音乐的接班人	陆金鏞	236
首先要做一个革命者	郑鎮玉	242
音乐工作者必須向群众学习	錢仁康	246
永远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李煥之	251
全心全意为公社社員歌唱	刘淑芳	257
后 記		263

## 光明日报关于創造和發展社会主义的 民族的新音乐新舞蹈的編者按語

**光明日报編者按：**全国解放以来，我国音乐舞蹈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績。許多作品反映了得到解放的人民的欢乐情緒，歌頌了三面紅旗，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意志和劳动热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对民族民間音乐舞蹈的收集整理，对外来音乐舞蹈形式的民族化，也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音乐舞蹈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材。这些成績，是在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指导下，經過全体音乐舞蹈工作者努力而取得的。

但是，在音乐舞蹈工作中还存在着許多缺点，亟須加以克服。主要是音乐舞蹈的創作和表演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同当前现实斗争的联系不够密切，沒有能够充分地深刻地表现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在音乐舞蹈工作者中間，存在着严重的輕視民族艺术，盲目崇拜西洋音乐舞蹈、硬搬外国經驗的倾向，因此，許多音乐舞蹈作品缺乏鮮明的民族色彩，不能为广大群众所喜聞乐见；有的人甚至把資产阶级的腐朽的东西拿到群众中去传播；一个时期，群众歌咏活动也不够活跃。造成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音乐舞蹈工作者同工农群众的联系有所削弱，有些人长期不到工农群众中去，即不了解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也不熟悉群众的语言和爱好，在思想感情上也和群众日益疏远。所有这

些，不能不影响着音乐舞蹈更好地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

为了克服上述的缺点，使音乐舞蹈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服务，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中央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在不久以前，召开了首都音乐舞蹈工作座谈会，就如何改进和加强音乐舞蹈工作的問題进行了討論。

座谈会认为，我們的音乐舞蹈艺术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必須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服务。这就要求音乐舞蹈努力反映我們伟大的时代，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劳动創造，他們的思想感情、願望和理想，应当在我們的音乐舞蹈中，得到充分的有声有色的表现。音乐舞蹈应当成为鼓舞人民群众前进的力量，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座谈会认为，我們的音乐舞蹈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了发展和提高我們的音乐舞蹈，我們必須学习和继承民族民間的音乐舞蹈遗产，借鉴外国优秀的艺术成果和有益經驗。但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需要；向外来艺术借鉴，是为了发展自己民族的艺术。因此，无论学习传统艺术或者借鉴外国艺术經驗，都必須采取批判的态度，根据今天的和民族的需要，加以取舍，去蕪存菁，推陈出新，而不是生搬硬套，亦步亦趋。目前，在音乐舞蹈界，崇拜西洋、硬搬“洋八股”的倾向，比較突出，这是最沒有出息的艺术教条主义，必須坚决加以反对。我們要建立和发展的音乐舞蹈艺术，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資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新舞蹈。既有鮮明的时代特点，又

有显著的民族特点。音乐舞蹈工作者应当有雄心大志，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民族艺术之异。这种为中国人民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洋八股”是没有生命的，是中国人民群众所不欢迎的。

座谈会指出，改进和加强音乐舞蹈工作的关键，在于音乐舞蹈工作者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密切地和工农兵相结合。音乐舞蹈工作者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改造自己的思想，熟悉群众的思想感情，取得创作的源泉，并且找到群众喜爱的表现形式，使自己的创作和表演具有革命的内容和民族的风格。音乐舞蹈工作者如果脱离了群众的斗争，那末，音乐舞蹈反映时代和民族化、群众化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上述三个問題：音乐舞蹈如何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服务；音乐舞蹈工作者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民族的音乐舞蹈传统，同时批判地吸收外国音乐舞蹈艺术的成果和經驗，創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新舞蹈；音乐舞蹈工作者如何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和工农兵相结合，是当前音乐舞蹈工作中的主要問題，这也就是音乐舞蹈艺术如何更加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需要的問題。这些問題的正确解决，既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关系到音乐舞蹈本身的发展前途。

近来，音乐舞蹈界的情况已經有所改变，大批音乐舞蹈工作者下乡下厂下連队，开始或者重新加强了同工农兵群众的联系。群众歌唱革命歌曲的活动，也已經广泛展开。这是很好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明确方向，提高认識，改进工作，座谈会认为，应当就音乐舞蹈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問題，繼續展开討論。这些問題，有的属于

方針性质，有的属于学术和艺术性质，应当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互相交流，互相爭辯，以便收到集思广益、明辨是非的效果；同时，在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提倡各种艺术风格的自由竞赛，鼓励艺术上进行不同的探索和試驗。通过充分的自由討論和不断的艺术实践，才能使这些問題逐步得到正确的解决。从今天起，本报将陸續发表有关的討論文章，欢迎音乐舞蹈工作者和各界人士踊跃参加討論！

原載《光明日报》1964年3月6日

## 音乐革命化問題杂談

李 凌

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問題，是改进当前音乐艺术工作的中心問題。

音乐艺术的革命化，主要是指音乐創作(包括表演艺术)的思想內容，是指音乐創作的方向。音乐艺术的革命化，音乐艺术应具有鮮明的时代特色、时代气息、时代感，这些要求的含意，都是要求音乐艺术迅速地深刻地反映当前革命斗争的主要实质。

音乐艺术的革命化，主要就是要使音乐艺术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真正成为引导和鼓舞人們意气风发、斗志昂揚地来建設社会主义和走向共产主义的音乐艺术。要达到这一目的，包括两个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指整个音乐艺术事业，包括創作、表演、理論工作，要按照这一准则进行彻底的改造，彻底的轉化；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要求我們的作曲家、表演家和理論工作者自己首先革命化，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彻底武装我們的头脑，彻底克服和摆脱一切資产阶级思想影响(包括資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影响和音乐美学上的影响)，始終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頑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艺术科学态度，全心全意地去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和在全世界的彻底实现而貢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也就是说，要想使音乐艺

术真正成为革命有力的武器，就非首先使掌握和运用这个艺术武器的人(作曲家和表演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不可。

“化”是包括了从音乐工作者的政治立場、观点、方法到思想意識和作风，都要进行彻底的革命，达到无产阶级标准，和建設社会主义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同时也包括了以革命的姿态，来促进音乐艺术的民族化，以及真正把音乐艺术交还劳动人民(即群众化)的革命行动和措施。

“化”包括了新的創作、表演，也包括了对中国和外国音乐遗产的整理、批判、继承和改造問題。

“化”是必須經過反复实践、反复認識、反复改造、不断提高的过程，不断进行兴无灭資的斗争而在一定条件下轉化的过程。

“化”的根本問題，是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問題。音乐工作者要立大志，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强的革命斗志，用音乐艺术这一武器，来为全人类的革命事业服务。要树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投身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中去，在实际斗争中鍛炼和改造自己，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然后通过自己的創作、表演来变革世界。

音乐艺术革命化，是从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提出的。那么，我們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这个問題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国内外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銳十分复杂的。“兴无灭資”，是我們斗争的主要任务。还要看到，在目前条件下，思想領域上的阶级斗争，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战綫，而思想領域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內部矛盾。

这些就是我們时代的特点。音乐艺术的革命化，就是要适应这个伟大时代的需要，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特点。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反映国内外阶级斗争，特别要反映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包括艺术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歌唱共产主义的新事、新风尚，深刻地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

新音乐艺术所表现的内容，必须是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巩固和促使这个基础向前发展。这样，音乐艺术才能真正成为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音乐艺术，究竟反映了我們的时代，表现了我們时代的特点沒有呢？究竟适应了經濟基础的需要沒有呢？應該承认，我們有一些作品，它們是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是表现了我們的时代特点的。但是这样的作品不够多，对时代的反映也不够强烈。有一个时期，我們的創作和表演的时代精神有減弱的趋势，我們的創作，一度出现不少脱离现实斗争生活的为爱情而爱情的抒情曲、风景画式的交响乐作品；我們的表演艺术，有一个时期，是西洋资本主义的古典作品占統治地位，独唱、独奏也多半是西欧的古典歌剧的咏叹調和器乐作品，而民族民間的音乐演奏节目，也多半是古老的民歌、民乐和一些娱乐性的輕音乐作品。

音乐創作和表演，所以未能深刻地反映时代特点，未能充分适应經濟基础的需要，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音乐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有所削弱，不了解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在思想情感上和群众日渐疏远。同时，由于阶级斗争观点薄弱，对客观形势的变化缺乏深

刻的認識，从事創作、表演和理論工作的人，每每脫离现实斗争，脱离群众，常常忽略从革命的角度来考慮問題，忽略了从音乐艺术的性质是否适应經濟基础來論斷問題。

近几年来，关于音乐創作和表演的理論上的論爭，不是沒有，但是，討論這些問題的时候，每每离开革命的要求，这样对于客观的实践，就会失去明确的方向。

有人說：“音乐艺术要反映生活，反映当前斗争，要直接为政治服务，就会导致題材和形式的一般化、公式化、概念化。好些描写人民公社的歌曲，之所以都是食堂、托儿所、养老院，其根源就在这里。”还有人說：“既然要百花齐放，最好让作曲者自己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因而在一个时期，出现不少什么“山水”、什么“画頁”和所謂“任由听众自己去自由設想的无标题的”管弦乐曲，古代傳說的舞曲，为抒情而抒情的《昆明永远是春天》《云飞天不动》的歌曲，以及为爱情而爱情、为娱乐而娱乐的东西。

我們并不反对写什么山水交响詩和抒情曲、娱乐性歌曲。問題是：一、我們應該把写作和表演的重点放在哪里？二、反映当前革命斗争是不是一定要导致一般化、公式化、概念化？

我认为，一个作曲家、表演家，他不應該以写作或表演一些內容和革命建設关系不大的东西为滿足，更不應該大量地去搞一些为抒情而抒情、为娱乐而娱乐的东西，来松散群众的斗志。我們應該紧紧掌握时代的脉搏，很好地运用音乐这个有力的艺术武器，来歌頌新社会、新英雄、新事物、新风尚，使其迅速成长、壮大；来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其逐渐消亡，确保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这类作品写得越多，写得越深，越有艺术性，它的功能也越大。

在 1958 年大跃进的年月，作曲家和表演家，热情地迅速地来

反映现实斗争，这是非常可贵的，但由于生活不深，挖掘生活中带有典型性格的东西做得不够，多半从表面现象来刻划生活，而选择的形式、手法，又缺乏独创性，所以表现得不够深刻，形式也不够丰富多彩。显而易见，这并不是音乐艺术反映现实生活或是为政治服务所导致的结果。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音乐语言也是不断在创新的。千千万万工农兵，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千千万万件生活事件，虽然其本质是属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畴，但每一个人都有他活生生的个性和具体生活内容，每一件事都有它曲折、复杂的情节。作曲家、表演家越是深入细致地体察生活，并注意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独创性，就越有它生动的内容和独特的风貌。最近一个时期，音乐上出现一些较好的作品，和一些比较生动深刻的演出，决不是脱离政治、脱离斗争、脱离生活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作曲家、词作者、表演家们，真正深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有较长期的生活感受和较深刻的观察，并加以集中、提炼、发展、创造出来的。这也正是艺术紧密地反映政治斗争的产物。而那些所谓不直接反映革命斗争的什么之“夜”、什么的“风”之类，以及月下、灯前、水上、河边之类的东西，倒是一派陈词滥调。

有人说：“我们提倡音乐创作和表演的革命化，还要不要我国传统的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要不要介绍外国的东西，这样做会不会有矛盾？”

我认为，凡是是我国历史上有益的东西，必需在符合我们的革命要求的前提下，加以批判地继承。我们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符合今天需要的，也有不符合今天需要的东

西。我們在向傳統學習時，必須善于區分精華和糟粕。

介紹外國的任務也是要有的。問題是介紹什麼、和占多大比重。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家的作品是要介紹的，反帝作品是要介紹的，反映資本主義社會勞動人民的呼聲的作品是要介紹的，西歐古典音樂中的有進步意義的東西也是必須在符合革命需要的原則下批判地介紹的。

陸定一同志說得好：“發掘和整理本國的藝術遺產，接收和翻譯外國的藝術遺產，這是需要的。但是這些遺產，都是封建時代的和資本主義時代的東西。拿這些東西，能夠教育人民，使他們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品德么？顯然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已經有不少例子證明，青年們看了這些東西，感染了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思想。”他認為，“盲目崇拜遺產，實際上就是借繼承遺產之名，行宣傳封建思想、資本主義思想之實。這樣的上層建築，對我們的經濟基礎，不但不會起好的作用，而且會促使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變質，幫助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修正主義者的‘和平演變’政策。這是很值得警惕的。”（1963年12月29日《文匯報》）

有一個時期，音樂界熱烈地討論了輕音樂問題。本來，輕音樂只是音樂藝術中的一個品種，它本身有其特點，但是，它所應起的社會作用，不應該和其他品種分道揚鑣。但是辯論到後來，就出現了什麼“輕音樂就是娛樂音樂，不在娛樂之外，有什么其他目的”、“廣東音樂是輕音樂，不應對它要求什么有意義的題材”之類的論調。這些論者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帝國主義者，把舞場音樂用來宣傳它的《支那之夜》《滿洲姑娘》；資產階級用它來宣傳他們的反動、墮落思想，麻醉和腐蝕青年，而我們却有人把它排斥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外，這是什麼觀點呢？

有人說，演唱輕音樂太多了，也有人提出民族乐队演奏輕音樂太多了，認為和我們的時代精神太不適應。我想，問題不在演唱、演奏輕音樂太多；人民群眾自己的音樂生活，永遠是需要輕音樂的，既需要娛樂性的輕音樂，也需要有意義的輕音樂。輕音樂在人民群眾音樂生活中總是大量存在的，主觀地想排斥輕音樂或減少輕音樂在人民群眾中流行是辦不到的。問題是怎樣看待輕音樂。如果認為輕音樂只是娛樂性的輕音樂，當然會嫌輕音樂太多了。如果不是這樣看，而是認為輕音樂也能反映時代特點，在搞一部分娛樂性的輕音樂的同時，也搞一些反映時代特點的輕音樂，那末輕音樂的大量發展，不僅不是問題，而且是可喜的。

現實音樂生活中，《新貨郎》《蔣兵自叹》這些在群眾中受到歡迎的作品，哪些不具有輕音樂的性質呢？“輕”與“重”只是形式、特點的差異，不能是內容性質的完全不同。反映時代特點的要求，雖然有大小之分，多少之分，深淺之分，但它對交響樂、民族乐队、合唱藝術、室內樂、戲曲、說唱、輕音樂、抒情歌曲……，是沒有什麼兩樣的。如果是這樣來認識，問題就好解決一些。

音樂藝術革命化，在改造我們的立場、觀點、思想作風之外，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內容，就是改造音樂工作者的音樂審美觀。

我們許多音樂工作者，都是從舊的（主要是資產階級的）音樂教育中培養出來的，即使是在解放以後學音樂的學生，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舊的音樂審美觀的影響。特別是學西洋音樂的人，所受資產階級美學觀點的影響是很深的。許多學西洋音樂的人，之所以有意無意的盲目崇拜西洋音樂，其主要原因就在這裡。好些音樂工作者，由於深入群眾的鬥爭生活，思想有所改造，對群眾的思想感情、音樂喜好，有些了解，也促使自己的創作和表演有所改革，創作

趣味，演奏风格和气质有所改进，但一回到学校、排练厅，沉浸在西洋音乐或古乐堆里，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后悔自己前一段的改变。

一切改造，关键是在世界观的改造。音乐审美观的改变，也取决于世界观的改变；但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改变，每每不是直接通向音乐艺术的审美观的解决。改造音乐审美观的过程，也是建立新的审美观的过程。这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有阶级的审美观，也有民族音乐的审美观。只有彻底改造旧的音乐审美观，才能确保社会主义音乐的健康发展。而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不亚于其它的改造，这是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原载《光明日报》1964年5月5日